

柴扉半掩知客来

江初昕

“忙不过廿四，债不过小年。”过了腊月二十四，外出打工的人陆陆续续回家过年了。在过去，外出谋生的人可不多。可在我们村庄周边，都会烧窑砖这门手艺。每逢秋收过后，成帮结队推着一辆独轮车外出谋生。到了岁末年关，和东家结账回家过年。

临近春节，祖母就会在路边等候。只要听到独轮车轱辘“咯吱”的响声，就会跑出来，看看是不是爷爷回来了。要是看到不是，祖母就会向同行的人打听爷爷的情况，得知爷爷的行程后，祖母每日在村口翘首以盼。每次祖父回家，都会带来不少年货，我们小孩自然满心欢喜。

以后，偏僻的山村也通了公路，简易的公路上跑起了汽车。父亲到几百里之外的矿山上上班。每年春节也是我们小孩最为高

兴的日子，我们掐着手指头算着过年的时间，也算着父亲的归期。每回父亲从单位回家过春节，都会带单位发放的年货福利，这也是我们所期盼的。在过去，通讯不发达，全靠书信传达信息。父亲每次回家过年，他都会提前写信回家，预计何时能放假回家。临近春节，我和母亲就经常守在马路边上，看到有班车经过，都会在驻足停留，看看班车是否停下。有时班车停下，却是同村的人，要是没有看见父亲的身影，内心深处好一阵失望。也有惊喜的时候。那年，我和同伴们在马路上玩耍，一辆拉砖头的货车在前面“嘎”地停了下来，从驾驶室里走出一个人。从背影看似好我的父亲，但又不能确认，等走近一看，果然是父亲。父亲对着货车司机一阵感谢，一边拍打满身的灰尘，一边把行李包交给我，笑盈盈摸了摸我的头。推开院墙的柴门进到屋里，母亲也感到奇怪。父亲乐呵呵地告诉我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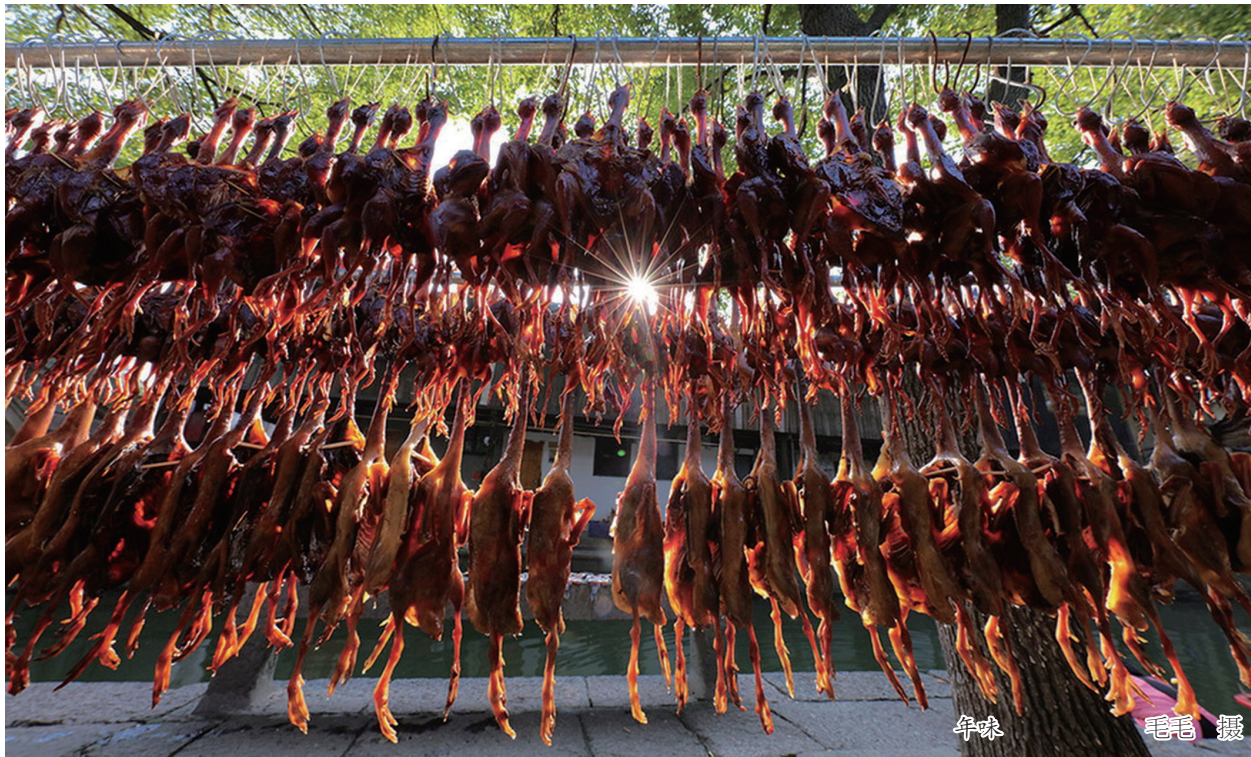
说，原来在县城里碰到了老同学，顺便就坐了他的拉砖货车回家了，省去了挤班车的苦楚，这样挺好的。我和母亲听了，都不由夸父亲的运气好，碰到同学搭个顺风车回家。

可不是吗，每年父亲回家过年，都要挤班车。回家的人多，归乡心切，大家都往班车里钻，这时的班车就像一个闷罐，挤得人手脚都动弹不得。那次父亲带回来的香蕉和橘子等到家一看，全都挤成了果汁四溢。父亲拿着一堆破损的水果，无奈地苦笑了一番。

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村里外出打工的人渐渐多了起来，南下广东福建淘金。一年当中也就春节回家。渐渐地，村里的青壮年都出去打工了，村庄仿佛被抽空，昔日热闹的乡村变得死气沉沉。村庄里大多是老人和孩子，每到过年的时候，成批的打工者从全国四面八方往家里赶。交通一度瘫

痪，有的人回家心切，思亲心急不远千里骑上摩托车连日奔波，奔跑在雨雪中。年迈的父母亲和年幼的孩子都在盼望着出远门的家人能早日回家团聚。马路上的车也多了起来，一辆又一辆接踵而至，塞得满满当当的客车喘着粗气在村口停下，从车上挤下拎着大包小包行李的人，落了地，故乡就在眼前，心也就踏实了。四目寻找，故乡依旧如此，只是迎接他的孩子又长高了不少。大家肩挑背扛把大小行李包往家里去。自家的院门外，年迈的双亲拄杖翘首而望。归乡的游子丢下手中的行李包，紧紧抱住挚爱父母相拥而归。那是血脉的融合，也是手足至亲的团圆。

而今，生活富裕了，小车进了千家万户，回家也就方便了。传统的节假日都抽时间回家看看年迈的父母双亲，特别是在万家团圆的春节，携妻带子回家过年，那喜气热闹的场面叫人暖意融融。



年味 毛毛 摄

怀念卖菜时光的母亲

邢彦冬

快要过年了，趁着周末陪母亲去采购年货。走进人山人海的菜市场，母亲突然放慢脚步四处张望，说：“要过大年了，到卖青菜的好时候喽！”说罢脸上现出一种特别的光彩，好像整个人生都浓缩在了这些翠绿翠绿的菜叶上。

从小到大，母亲就像转动的风车，脚步时快时慢却从不停歇。姥姥说母亲有一双搂钱的耙子，从年初到年尾，钱都被母亲搂进了腰包里。那时刚进腊月，母亲更加忙碌起来。冬天蔬菜是畅销品，况且过年不同于平常日子，人们不会讨价还价。母亲抓住商机，每天四点多起床去批发市场，各样新鲜蔬菜，黄瓜、西红柿、辣椒、豆角，尤其是小白菜等蘸酱菜，都被母亲一筐筐搬上车，再用棉被盖好以免着冻。踏着月光，母亲在冰天雪地里加快脚步，赶到市场门口正好开门，母亲又迅速地把蔬菜往柜台摆，混身好像有用不完的劲儿。母亲向来为人和善，她的柜台前顾客总是络绎不绝，甚至有时还排着长队。同行们调侃母亲：“大姐，一看到赚钱你眼睛都放绿光了……”大家笑，母亲也笑：“是啊，年底了我更得多搂点钱，好挣足孩子们的学费。”

一天的忙碌过后，母亲就像泄了气的气球，一进门就瘫软在床上，直到晚饭时才想起中午饭忘了吃。父亲总是心疼地责怪母亲：“你真是挣钱不要命了。”晚饭过后，母亲又带着我们将一筐筐的蔬菜小心翼翼地拿出来，再找干爽的纸箱摆进去。西红柿最容易磕破，我们就用软纸一层层隔开，遇到有点轻微擦伤的挑出来，把坏的部分削掉，留下好的部分切成块，再撒上白糖，那种酸酸甜甜的味道，是上帝给我们最好的馈赠。

过年这一天，人们都尽情享受难得的休闲时光，早早开始准备年夜饭，来犒劳自己一年的辛苦。而母亲却起个大早，不听劝说非要跑去菜市场，临走时还冲我们喊：“今天菜卖得快，这几筐韭菜都不够卖，你们乖乖等我回来。”说着像个即将开赴战场的战士，大步大步地往市场走去。正月里，一般是走亲访友联络感情的好时候，母亲将礼物备好，由父亲全权代表她拜访亲友，而她正月初三就又开始了新一年的忙碌。当人们在年前年后纷纷放慢了前进的脚步，而母亲却一直沉浸在劳动中，用她的方式诠释着过年的意义。

年年岁岁，岁岁年年，母亲就像转动的车轮，虽然在岁月的腐蚀下已锈迹斑斑，沉重难行，但仍旧拼命向前奔着。这一切都深深影响着我，让我明白人永远要为明天而努力的道理。

乡下的火塘

莫景春

乡下的冬天来得特别地早：日头没偏过山头多久，黑蒙蒙的夜幕便早早落下，盖住一切；也来得特别的黑：树木不见了，草垛不见了，一切都躲到这张黑漆漆的大幕里。

风呼呼地刮，让人特别地揪心；也特别地尖利，刮得刀割一般。哪儿也不想去，乡下人便早早关好门窗，吃好晚饭，便在厨房的中央，就着刚才做饭菜剩下的火，再烧上从山里挖来的老树兜子，旺旺的，烧暖了整个屋子。

洗完碗筷，剥好猪菜，忙完了手头的零活，一家人慢慢地靠到这暖暖的火塘边。有时候，邻家跑来一两个喜欢聊天的伙伴，大伙乐融融地挨在一起，天南海北聊着，聊着这漫漫的冬夜。

先是聊聊小孩子在学校的情况，严

肃说说几句，或者笑呵呵地夸上一会。小孩子很懂事地点点头，乖乖的样子。话题一会就会转到村里的谁谁，丈夫出外打工了，竟耐不住寂寞，偷偷跑上谁家过夜去，还是个小媳妇，大概是冬天天冷，找个人取暖了。大人饶有兴趣地说着，小孩似懂非懂地听着，但从大人那愤慨的神情里，他们心里也充满着鄙夷。

嘴勤的妇女坐在火塘边，手也勤，针线上下翻飞，纳着鞋垫织着寒衣，把丝丝情意织进。男人们则跷起二郎腿，“吧嗒吧嗒”地吸着旱烟袋或者纸烟，尽情地享受这一人生难得的悠闲。老人在火塘上架起一只高高的炉子，把那短嘴的铜壶架上，加满水，任由旺旺的火烧着，咕咕滚开，倒下泡茶喝，一边喝茶，一边谈天，那么的惬意！嘴馋的小孩扔进几颗红薯，盖了煨着，一袋烟功夫刨出来，掰开分吃，焦黄的皮和鲜嫩的肉香喷喷的，烫了手和

嘴，有暖暖的焰火味道，让人格外的温暖。

最有趣的是听老爷爷讲古，总是让人开怀大笑。要讲故事了，老爷爷总是先捋捋胡子，顿了顿声音，故作神秘的样子，然后故事慢慢从掉了牙的嘴里漏出来。

老爷爷最喜欢讲三国故事，特别是关羽张飞，说到张飞独立当阳桥，大声喝退曹军。老爷爷热血沸腾，手握拳头，在那里不断挥舞着。声音也高亢许多，唾沫横飞，慷慨激昂，仿佛他就是当年的张飞。

在一旁听着的我们也被感染了，异常兴奋，小拳头也不禁紧紧握着。有的甚至摩拳擦掌，手舞足蹈，纷纷学着故事里的张飞，有一种顶天立地的气概。火塘里暖暖的火不停地烤着，温暖着我们的身体，激情澎湃的故事更是温暖了我们幼小的心灵。

火塘里火焰不停地摇曳着，那灼痛的跳跃，那哑默的呼吸，好像是用尽了平生最后的力。火焰的花瓣则是冒了星子的，如舌般柔韧，舔着铜壶，顺了铁梁蹭蹭地蹿，一络络，一朵朵，一排排，精灵似的躲着闪着，羞着涩着，蹿上去，随后跌回，再蹿，又回，温暖着一切。